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三辑】

赵尊岳集（贰）

赵尊岳 著
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三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赵尊岳集（贰）

赵尊岳 著

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游
纪

欧游述旧

上

五十年前中国人心目中之西洋

中外海通，历时已久，约略述之，可分为八种时期。汉唐以来，述职称贡，重译以朝，此一时期也。明季南淮仁利玛窦等来治律吕天算之学，中国虽不重其治道，而尚其学术，此又一时期也。荷兰葡萄牙之属，就粤经商，至于道光，遵我政教而谋我利权，此又一时期也。鸦片之战，中英失和，卒至败衄，于是知西国之未可漠视，虽鄙其政教而已慑其声威，此又一时期也。洪羊之役，戈登来佐军事，借材异国，大著成效，此又一时期也。传教之士，日来日多，中西互市，亦日以繁盛，同治年间，遂有派公使派学生之举，是已以平等之仪式，怀柔远人，此又一时期也。光绪中叶，人言改革尚新政，一切多取式于西洋，此又一时期也。逊清末叶，以至今兹，中国已涉于国际之林，亦以智识学问之日进，而折冲尊俎，周旋坛坫，已与各国相进退，不复更有前此尊攘之观念，横亘于心目，此盖又一时期也。

国人越海图远，史不绝书，至于南洋群岛，多为我先人之所经营，辟榛斩棘，班班可考，惟载籍容有不能尽详者，若前述之八大时期，则每一时期中咸有传书，足以代表该一时期中国对于西洋之观察。道咸以前，诸书以越世较远，所述或不尽相吻合，且所述西洋之政教风俗，亦多与现兹相去过远，非治史学考古之人，或不乐卒读其书，故今所举者，以距今五十年前之著作，用示标准焉。

且也五十年来，西洋之物质文明，其进步固一日而千里，然政教风俗，至今尚未盛变。虽复移步而换形，然无当于今古之别，故今兹举五十年以前，盖使读者得以目前之所知所识，举相援证，或因微而见著，或叹其智识之未充，而以为夏虫之不可以语冰乎。

至我国之对西洋，以历史上之沿革判之，固可分为八种时期，然简言之以为归纳，亦可谓为仅有二大时期，一则前此物质信使，虽相往还，然辄以天朝自居，贬西洋于化外；一则即今兹平等相互之原则，以奉盟于敦盘之际。然此二大时期之转移，亦即五十年前，故今之举五十年前之观察谈，亦正以使读者知在此过渡时期之鸟瞰也。

所谓过渡时期者，盖物质上已倾倒西洋，极其能事，欲资借鉴，以攻错于他山，在精神上则一方仍不能脱去我国固有传统之观念，礼教政俗，在在以西洋为可骇可怪，在事实上以起居习尚之不同，而辄不能不生其歧异之观念。所谓歧异之观念，要别之亦可分为两端，盖于物质则步趋惟恐或后，于风俗则又越起，终相疑怯，然以倾倒西洋物质之过度，又激起一班人攘夷之思矣。

五十年前，国内通西洋文字者，固不多觐，其派遣使臣，不过就国内知名循吏，使持节域外，官书载籍，备尽政闻，而私人纪述，则殊不多，有之，多出诸随节之士，然通西洋文字者，仍复不多，盖其时或主效法或主攘夷为两派。国人昧于国际之观念，多数人尚日治西学者为汉奸，大臣学者，薄此不为，而治此者遂或勿精国学，徒资舌人之需而已。仅我先人之赴南洋群岛者，能率以所经历者笔而传之其人，则有裨于舆地历史之学者，何可胜言耶。

夫以五十年前，作游记作政教风俗观察谈者，其人初非能通西洋之文字，亦更不谙西洋社会之组织，又不知西洋之历史，以形成此种社会之组织，故但得就耳闻目击者以立言，且其立言之本，又正以尚在过渡时期，故不能不以中国式之目光，为评定之张本。盖现今西洋化已差满于中国，而当时之立言者，固尚欲以中国化西洋，列举同异，以为是非之论。殆至今日，事过情迁，相习毋异，当日是非之迹象

已泯，而回顾其时代，以诵其陈言，亦正足见其时观感之所系属，既足为外交史之一助，亦可以研究心理之嬗变于五十年间。以后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则现兹吾侪论列所及者，再过五十年，俾后人读之，或亦将加以赞叹，如今日读前人之著作否耶，容质之其人。

五十年前，游记论事之书涉及西洋者，不克备举（愚搜罗甚多，当陆续综核而列举之，俾爱治此道者，有所问津），大抵记事实及方輿者居多，论政体及治道者较少，陈风俗及起居者更罕。盖游踪所至，排日掇录，事实考察，各具其详，故著者较夥。政体治道，尚有西洋之载籍可按，但须细心研读，故为之者略少。若风俗起居，则须随时体会，既未有专籍之可稽，又不能执途人而穷诘，故著者绝少。然规政教者，必自风俗始，故余今所摭陈者，亦先其风俗起居之一篇，略加按语，读者试览下文，有不为之辘然而解颐乎？

（钱塘袁祖志所撰《涉洋管见》之一章）

今之规时世以立说者，鲜不抑中土而崇泰西（按，此为当时一部分人之心理），几欲事事取法，不惜舍己从人，抑知事有足取者，有不足取者，有极足法者，亦有极不足法者。其较胜中土之事，人尽能知，姑不具论，（按，作者不免有尊攘之见，又痛心于一班洋迷者流，故特为立异之论）特举其远不逮中土者，以彰优劣，以考得失焉。以天时论，中土四时咸备，气候均调，泰西则寒暑不时，冬夏乱序。（按，此真过激之论，令人可发一噱）有自古迄今，霜雪不降之地，亦即有常年积雪不消之处，有雨水极多，或日日淋漓，或时雨时止之处，亦即有雨水不降，或三年一雨，五年一雨，或十数年一雨之地。（按，寒热带之气候，以之引咎西洋，可晒）其地大率不毛，有入冬多雾之处，或靛面彼此不睹，行则扬声，以防相撞，止则不得其门，往往误扣柴扉，故英人有避雾之举，亦犹夏日避暑者然。（按，此指英伦言）至历数虽亦考求，计日而不计月，以致月之盈亏，毫无定准。（按，此指阳历言）以地

理论，中土江海拱环，湖山秀丽，泰西则越海数重，凭洋万派，或偏在一州之地，而绝少人踪，或空距万里之区，而大烦人力。（按，此指非洲与美洲言）或壤地偏小，强敌比邻；（按，此指巴尔干半岛言）或属地迢遥，越国鄙远；（按，此指英法之属地言）安宁难期久远，争战实属堪虞。以人事论，中土重伦常，尚仁义，泰西则子不养父，臣玩其君，妻贵于夫，三纲沦矣。因夫妇之道不修，故婚姻之礼垂废，女年二十有一，便纵其任意择夫，尽有屡择方配之人。（按，初闻自由结婚之说者，宜其有此解说，然亦陋矣）不以先奸后娶为耻，青年碧玉，到处求雄，皓首孤孀，尽堪招偶，风俗之坏，一至于此。较之墨子不入之朝歌，曾子回车之胜母，殆又甚焉。此三大端也，若以字纸拭糞秽，以上巾拭下体，犹其小者。其他以言乎礼乐，则天子之居，与齐民等，不过规模略大，而无森严堂陛之象，君主之容，与君后之象，一任市肆悬以待沽，民间作为玩具，尊卑之分泯矣。（按，以我国数千年严于天泽者，骤观之自觉其不伦）八音但有金丝草木，而无石竹匏土，律吕之调难矣。以言乎服御，则除土耳其一国，被服离奇外，其余各国相同，毫无分别，卑尊一式，贵贱难分。夏无纱葛之适体，冬鲜裘絮之章身，但有车马之劳，而无篮舆之适。妇女裙长七尺，徒扫垢尘。（按，当时西俗如此）帐围高悬一丈，难拒蚊蚋。（按，西帐诚复如此）以言乎饮食，则无分冬夏，均啜冷水凉醪，不解烹炮，但识牛脂羊肋，传殮无几，徒劳器具之繁，式食庶其，不胜仆从之瘁，羹汤绝少，珍错全无。以言乎政治，则暴征苛敛，亘古罕闻，竟有按照物价所值，如数输纳。（按，此指奢侈者言）查得偷漏，则递加十倍百倍，以示惩罚。或有地税，或有丁税，或有身税，（按，此并指殖民地之税则）或有屋税，或有招牌税，取之不厌，民何以堪？又复尊尚异教，任其横行，（按，此指耶教言，殊不知教士在其本国，并无横行之余地，此亦感于当时教案之烦，激而出此论也）竭民脂膏，启造礼拜堂，以有用之钱，置之无用之地。至

律不载惩奸之条，(按，西律何尝不载)尤为可笑。此外倒置失宜者，囹圄之反为天堂也，(按，西人狱政之良，乃转为所议，奇矣)居大不易者，食用之贵如珍宝也，五伦不修而五谷不备也，百药不详，(按，作者何尝能详西药)而百草无香也，(按此说尤奇且陋)由此类推，更仆难数。惟上下一心，戎卒百练，器械精良，道路整洁，自属差强人意。(按，此正可资师法处，乃仅云差强人意，不免违心之论)以余所取，别有二端，一则朝廷不用极刑，深合古圣王不忍之心；一则民间绝少殴骂之事，所谓孔子家儿不知怒，曾子家儿不知骂者，邈矣此风，不期于海外遇之也。(按，此亦未必尽然)

泰西风俗，与中土较之，有从同者，有略异者，相去数万里之遥，原不足怪，乃竟有大相反背者，约略举之。如中土尚左，泰西尚右；中土男贵于女，泰西则女重于男；中土男子可纳妾媵，泰西则女子可以改适，而男子不得兼妻妾，君主亦然；中土男女婚嫁，悉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泰西则自二十一岁为始，男女自主之；中土重门洞开，四窗八达，泰西则自户必闭，有门必掩；(按，此指居宅之门)中土每值坐餐，必宽礼服为适意，泰西则必整礼服，乃可入餐；中土服劳奉养，妾妇之道，泰西则执役指挥，夫男听命；中土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内言不出于闾，故妇女以谨守户庭为美德，泰西则妇女专务出游，裙钗遍于街市，夫男不得禁其出户；中土男女授受不亲，泰西则男女握手为敬；中土以唇吻相承为狎谑，泰西则以口吻佞亲为敬礼；中土以字纸为最重，劝人敬惜，泰西以字纸为最轻，用拭大便；中土戒饮凉水，以防泄泻，泰西务饮凉水，以为除热；中土酒必温饮，泰西则皆冷饮；中土进食，肴饌居前，羹汤居后，泰西则先之以汤，继之以饌；中土贵山珍海错而贱鱼肉，泰西则崇尚鱼肉，而不用珍错；中土戒食耕牛，泰西则专食其肉，以马代耕；中土妇女，衣必蔽体，最耻袒露，泰西妇女则上露胸臂，下袭一裳；中土男女，不同枷梏，泰西则澡厕

相共；中土盥面之器，不以濯足，泰西则同兹一器；中土食则不言，多言为人所笑，泰西食时必言，不言则疑为有疾；中土釜舆不轻出官，出必警蹕，泰西则君民服御不分，时时轻车入市；中土讼师，例有明禁，泰西则状师极尊，讼必索费，明目张胆，权几于官；中土囹圄极苦，坐卧不安，泰西则狱狴极佳，胜于家室；中土非有重罪，不得戮尸，泰西则因病致死，多付解剖；中土身无长物，乃为乞丐，泰西则必持一物，乃以乞钱；（按，即燃自来火刷鞋等）中土年少者不蓄须髯，必壮盛乃不剃除，泰西则少年即留须髯，至壮盛乃反芟剃；（按，老者不须，亦西国一种风气）中土妇女无须髯，泰西则妇女恒鬢鬢满面；中土以整冠为敬，脱帽为不恭，泰西以脱帽为敬，整冠为不恭；中土人以手代算，屈指计数，泰西则以伸指计数；中土以刀削物，其刃必向外，泰西之削物，其刃必向内；中土主人宴客，礼居末座，泰西则主居首位，待客反次之，其他以次而降；中土主人宴客，主妇深居避面，不与客晤，泰西则主人宴客，必主妇出陪，且须挟上客之手，把臂入席，及离席时亦然；中土主客相晤，未序寒暄，先扣姓氏籍里，泰西则尽管交谈，不通姓氏，或因话谈契合，乃互以名刺相易；中土师教尚严，威以夏楚，泰西则专尚宽，师弟不啻友朋，从无疾言遽色；（按，中土师道，又何独不然，夏楚亦仅为蒙稚而设，即德国早年亦未废体罚也）中土少年子弟，最忌嬉游，泰西则令其征逐，放学之期甚宽；中土层楼，以极上为尊，泰西则以极高为贱，凡四五层以上者，皆婢仆所居；中土妇女之发，取其光泽纯熟，色则重黑，泰西则取其卷曲，取其披蔽，色则尚黄；中土妇女指爪以尖长为贵，泰西则务剪取其指甲，以如椎为佳；中土凶礼乃尚白，吉礼则尚红；泰西则吉礼反尚白，而凶礼专尚黑；中土既餐，乃拭手面，泰西则未餐先拭手面；中土以元色为贱服，为素服，泰西则以玄色为贵服，为吉服；中土妇人被人平视品论，以为耻辱，泰西则不妨审视端详，以为荣幸；中土朝廷，务以薄赋轻征为贵，泰西则不以为嫌；（按，此

其不习西洋邦计者之论)中土殷实之户,库藏务侈丰盈,泰西则富厚人家,银钱尽寄他所;中土妇女以袒裸为嫌,男子则否,泰西则男子以袒裸为嫌,妇女则否;由此类推,何可胜数,所最可骇者,中土父慈子孝,谊笃天伦,泰西则父不恤其子,子不养其父,既冠而往,视同路人;中土女慕贞洁,妇重节操,泰西防嫫未具。噫嘻!风俗之相反,至于如此,其极亦乌足以图存也耶!

凡上所言,除有不尽然者外,事实正属相同,然老子有言:“名可名,非常名,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西洋之道,因与中土之道不同,然亦自有其道在,秉其道以图其自存,又何尝不可以存。以今视昔,读者之观念不同,自无复相歧相仇,至于如此,不待识者而知之矣。

然而作者虽鄙薄当时西洋之政教,如是其力然,于西洋之事功,又未尝不加以崇拜,则所谓过渡时代之观察,于物质则步趋惟恐或后,于礼俗则趑趄终相疑怯之说也,今举作者所述苏彝士河一节,以证之可知矣。

苏彝士河,亦名苏爱斯,亦名新开河,地当亚细亚阿非利加相联属处,属埃及国。法人勒色布斯创凿为河以通舟楫,谓自亚细亚至欧罗巴,可省水程二万余里,此二万余里中即轮舟捷速,亦须历二十余日,乃可由彼达此。既有此河,不过两日之期,风涛可免,石炭可省,厥功实无纪极。闻其经费之浩大,虽中有两湖(一为延莫萨湖,一为盐湖),因势利导,然已耗金钱数百余万矣。又闻当河之未开也,滨河一带,往往十余年不得一雨,河成后,雨水稍多,惟河道甚狭,仅容一舟,有来舟相遇时,须于宽处暂停以让,故闻英国现有另为浚治之议。河水深三丈,虽极重之舟,亦可行驶,惟河中定章,不得任意趑行,务当缓缓展轮,以免水势激荡,致损河岸,故虽三百余里,必两日乃得出口。至其修撈河道之工,则固常年不能间断,惟恐淤浅至碍。按此河之工役,为法人首创,以其地属埃及,遂乃两国共主之,继以英人大助

经费，遂又三国共主之。今则取道此河者，每吨货须纳洋银二元，每客亦纳二元，以助经费。其款隐加于船货价中，是收利之溥，又未可限量，然则观于此河，固不得不服其谋深虑远，有志竟成焉。

新开河成而钵碎驿兴，缘舟楫往来，必须停泊于此故也。其地本属沙漠，既无草木，遂无居人。今则日易状而月改观，百货云屯，俨成市肆，舟中所需石炭之属，屯积陆岸，为数尤不可胜计。海次煤舟罗列成行，盖去此南则须抵亚丁，北则须抵意大利之拿波利，方有码头。迢迢九千余里，中恃此作接济，视为要隘焉。夫以沙漠无人烟之境，不数年间，竟聚集人民至万余之多，虽曰利之所在，人争趋之，然不有人力，地利何有，故履其地者，莫不唏嘘慨叹，而归美于凿河者之厥功殊伟云。

其所述苏彝士河，虽非专门学者，不能详其工程，然于其事功之有益，则推倒备至，亦不以化外相菲薄，然此犹但就事功言之也。今试再举其所述鱼业博览会一节，足知于西洋劝工惠商之道，亦殊点首称是焉。

光绪九年，即耶稣降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夏五月，英国举行赛鱼大会，罗致中外国江湖河海所产之鱼及一切鱼具，萃于一区，纵其人民及他国之人民，旷观博览，以资考究，觉当年鲁桓公矢鱼于棠，陈鱼而观，断无此盛，诚创举也。会所纵横约数十亩，建屋高深宏敞，迤邐联属。一国之物，区分一处，各从其国，张悬旗帜，逐物标名，秩然不紊，来观者先于门外各输银元二角五分，掣给寸纸，持行无阻。其中之鱼，巨如吞舟，小如针芥，罔不咸备。凡宜蓄养者，或作沟池，或设盆盎，或以琉璃如墙壁，注水其中，分别种类，排列蓄之，任其所以游泳。俾人平视，水能自注自泻，去浊益清，洵称奇制。其不宜蓄养者，或涂以药物，俾其不馁不腐，巨则矗立俎上，细则悬挂屏间，抑或浸以药水，置于琉璃器

中，鳞甲俱全，与生者无异。又或剔去鳞肉，仅存骨殖，必全必合，令人审察。又或去其鳞骨，置为干腊，置器分售，令人品尝。更以土若蜡抟，肖各种形质，杂列其中，真伪莫辨，乃复描绘为图若影，张诸壁间檐下，穷形尽相，不失纤毫。非惟鱼也，从其类而推之，如鼃如鳖，如蛇如虾，如蟹如蛤如螺。一类可数十种，或数百种，极之数千种，纷纭复杂，目为之眩，即以鱼为食之鸟若兽，千百其群，多有不识名者，亦莫不罗列其中，并肖其食鱼之状焉。渔具则网罟之属，不知凡几，钓竿之属，不知凡几，罾断之属，不知凡几，叉索之属，不知凡几。盖一国且不止千百其式，合之数十国，自未可以缕指数，况又推及于雨笠烟蓑之属，巨筏小艇之俦，一一具陈，何堪限量，在观者以为美矣备矣，蔑以加矣，而当事者犹以为未也。则又取夫湖海巨浸捕鱼之状，河港细流取鱼之形，或范以泥，或图以纸，务极其能事以形容之，而渔翁渔妇老妻稚子之状貌，又毕现矣。噫！以鱼而论，天壤间一微物耳，以渔而论，人事中一末业耳，然充其类至于如此之盛。设取寰宇一巨物与夫人生一大业，以业聚而矜张之，更不知其若何美观，若何资益焉。闻是会也，当事者颇获其利，且以半载为期，而今甫三阅月，是其会事方兴未艾，正不仅利万民之观瞻，资学者之考究而已也。惟中土之产与具，仅集潮阳一郡者，非惟他省未备，即粤省亦皆不备，西人且以为其中大有可取，余则深惜无足动观云。

至于舟车之利，有轮船，有火车，国人初得获乘，自惊为事功之最巨者，袁氏亦有纪载及之。

自掣波利之至巴利，计程四千五百余里，行才五日之期，有朝发而夕至者，有朝发而不及夕至者。沿途往往洞穿山腹而过，如长蛇之蜿蜒入窟者，一日之间，历十数洞，或数十洞不等，有深至三十里者。时或仰视，山顶铁道横空，俨同蜀栈，御者曰：此峨

峨者，吾行将履焉。未几俯视山腰，车轨依稀，如坠涧底，御者又曰：彼迢迢者，吾车仍将度焉。乃悟此车盘旋于万山中，倏致人于青云之上，倏至人于沉渊之下，而人坐于车中，不自知焉。至涧断处，两山相去，或数丈，或数十丈，则以铁桥联属之。车行其上，如万马奔腾，疾趋而过。斯时俯首下方，万仞深潭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及径绝处，乃凿石以通之，其始凿也，山之腹，若干人，山之背，若干人，同日工作，计日而成，何日何时，当两相遇，独能克期先以示人。及其竣事，不差毫厘，其测算之精也如此。噫嘻！吾不异夫山径之奇险，与夫车道之曲折，独异夫若而人者，任事之力何其锐，而计事之期又何其审。抑闻当小道未开，火车未行时，此数千里中，人踪绝少，地亦荒芜不治。今则禾黍盈畴，桑麻遍野，村居屋舍，络绎不绝，而人民之循此车道，以图食者，盖又不可胜计。然则工虽费，用虽繁，而获益之处，固茫茫然其无津涯，亦绵绵兮其无穷期。彼拘守绳墨不期远大者，正未可同年而语耳。

观于纪鱼业会及铁路之二文，则知作者，虽墨于我国之礼教，而其向往西洋物质之文明，正复情见乎词，且又颂其人任事之锐，计事之审，取资师法，意在言表。则由论礼俗之文章言之，作者固似患其迂拘，而论以事功之文章言之，作者正亦惟新孟晋，此正足以代表过渡时代之思潮者矣。

（《旅行杂志》1931年第5卷第5期）

中

前文所纪，为袁氏私家之撰述，曰《涉洋管见》，盖详于观察，好以己意相品第者也。袁氏西游，在光绪八九年间，实则派遣公使，海通弛禁，远在同光之间矣。最初持节为郭嵩涛，嵩涛字芸仙，湖南湘乡人，明白持正，论事有远器，识大体，其传略已尽详之，治史者可按索，

不劳赘陈也。郭氏所著有《使西纪程》，则以皇华行人之官，所言又视袁氏为胜，且时在光绪二年，又视袁氏为早。兹特掇其一二，以为欧胜述旧之资料，且足略见当日外交仪节之概况焉。

光绪二年十月二十日，过广东境，汕头、揭石数百里间，山势绵亘相属。有英国铁甲兵船尾追而至，船主云：“水师提督赖德船也”。我船升旗，来船见亦升旗，我船随下旗，来船渐趋而近，并行相距可十余丈。来船之人皆升桅，舟中作乐，我船复升旗，来船横掠船首而过，我船停轮候之，遂扬帆驶去。因讯船主：“升旗何也？”曰：“所以告也。”“彼亦升旗何也？”曰：“报也，犹云公使在船，谨已知矣。”“下旗何也？”曰：“既告则可以下矣。”“彼船人升桅而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示敬也，犹之列队也，升桅而后，可以示远乐，所以作军乐也，以为列队之节也。”“掠船首而过何也？”曰：“趋而迎也，停轮者，以示让也。”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，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。

以上纪公使乘船之礼节，而结论以礼让之行，为彼邦富强之本。至对于英人之灭印度，不必尽借兵戎之力，而商战亦足以开疆拓土之资，则又三致意焉，有文纪之。

十一月初四日，晨刻过船，船务监督放船来迎，炮台申炮十五，所以待头等公使也。至按察使寓处，总督派中军来此迎候，并陪游近地佛寺及按察司狱。抵一寺，问其寺名，曰：“瓦路喀拉马。”问其何义，曰：“谓此沙地僧人建寺耳。”至此行游半日，不见一中国人矣。土司指示一楼房曰：“此故王官也，近已鬻之商人。”问：“王官何为出鬻？”曰：“以贫故耳。”“何以与民居错杂？”曰：“英官管辖此地，其王无权，寄寓而已。”问：“其王安在？”曰：“不知所往。”西洋之开辟藩部，意在坐收其利，一切以智力经营，囊括席卷，而不必覆人之宗，以灭其国，故无专以兵力取者，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。

又涉于海事船务，亦历纪其事，而旌其能曰：

西洋各国，有商部大臣，有船政学馆，学既成，商部试之，得高等乃令充当船主，其次分司各职事，皆有等第，以次列试之，或至再三。造船之家，无敢私请船主，凡船出海，商部大臣视其所载之货，所坐之人，不至逾量否，逾则禁制之，违者罚。凡造船商部大臣亦视其工程坚固与所用之木材良楛何如，必皆如式而后定其行海年限，或十年，或二十年，不如式者，禁不得行，违者罚。所募水手，所带食米必足数，以船身丈尺，定人数多寡，不如数者，禁不得行。海人日给粮食，皆有定式，否则罚。船主出海，则船人赏罚，皆假以行，一切听命，而日记其所行于册，其有辨争，商部大臣据其所记处分之。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，其经理商政，整齐严肃，条理秩然，即在中国往来船主，皆能举其职，所以能致富强，非无本也。

按，此则郭氏于西洋富强之道，靡不率心留意，而能知经营商业，为富强之本。在五十年前，已复言之成理，则真所谓留意经世，灼有见地者矣。独惜其时中朝士大夫尚狃于积习，而昧于斯道，或至诋謫鄙夷郭氏认为汉奸者，比比有之，则亦知积重之难返，而其时国运之未易言富言强矣，可胜慨哉。

又歆言西人之上下一心者，如所纪毕尔林岛事。

十一月十三日午正，行七百九十二里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，其地当属阿拉伯，马格里言：“红海外英国属岛名苏克得拉，距亚丁一千五百里，计程距此二百余里，海道广阔，不能望见。”又言入红海三百五十四里，有岛曰毕尔林，法使有至亚丁者，言其国人寻得此岛，犹荒土也。方谋据其地开垦，亚丁以闻于孟买总督，驰檄所部将，领兵十余，夤夜至其地树旗，逾两日，法使见英国旗帜，废然而返，英人谋国之利，上下一心，宜其沛然以兴也。

郭侍郎之西行也，同行者为副使番禺刘锡鸿及黎莼斋庶昌，德在初明，夙夔九仪，洋员马清臣格里（按是时外臣多为加号，实西例所无，积习相沿，久而未废，如日本阪西将军之字远候，美国尚贤堂教李佳白之字启东等，现兹渐少矣。马格里其姓氏，而清臣其字也），刘鹤伯孚翊，张听帆斯恂，姚彦嘉岳望，及武弁七人。侍郎既有使西之作，副使亦有英轺纪程，今其书不易物色矣。刘纪偏重事实，虽于邦计大端，亦多论列，然今所采择，则以述欧游之旧，多取其事实焉。

以下为刘副使第一日抵岸之日记：

初七夜，舟出比士吉儿东，申正，遥见红灯闪烁，则卫拉司之西南界地名斯大达盘者也，距骚士庵墩二十里，天大雾，迷于所往，船遂搁浅，倒退十数里，乃利于行。所过处水静波平，澄明一碧，与两岸画楼相掩映，风景有若湖荡，午初有自伦敦来者，告以馆舍既定，毗鲁领事官计罗穆与本地税务司亦来见。未初抵骚士庵墩，计自直布罗陀至此三千四百五十三里，船未泊定，官绅士女，接踵而来，看中国使者，申正登岸，乘六马大车，行约数里间，将马脱去，銜火车前进，电驷风驰，仅及一时，已竟二百七十余里。既至伦敦，换马车赴波儿克伦伯里斯第四十五号房屋，即金登干代赁之舍馆也。业主系苏格兰人伯爵，月租金钱一百十二镑，房三层。卸车时已戌刻矣，告假回籍之天津税务司屠迈伦来，款接移时，乃晚膳。

按中国之通西事，最初由于海关，既则综其事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而一切多尚借材于关员，赫德其最也，故使臣持节海外，茫然不知，先多以海关人员为计议其事焉。

其纪伦敦之市衢，有简要之词云：

伦敦街道，两旁白石平垫，通男女往来，中则砂土碎石筑成，车马所经也，道之广者可七八车并驰，狭者亦可四五车，皆洁净无少垢秽。民居官署，规模不甚悬异，结构类皆四层，并入地者